

百姓故事

书架书桌书房变迁曲

○董柏云

四季交替,社会发展。然而,我能感觉和享受到的是与我联系最直接、最紧密,对我也是最重要的书架、书桌和书房的变迁。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生活变化的轨迹。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刚从部队退伍回地方,在一家国有企业上班。改革开放初期,手头宽裕了,我爱书读书的兴趣又开始萌生,每次看到自己喜爱的书籍,就会忍不住把它买回来。一来二去,家里的书不但挤满了窗台,还扩展到床头边,屋里变得凌乱不堪。望着这些无处可放的书,我已34岁的我,经单位推荐,参加成

从工资里抠出一部分,买了两个书架。从此那些原来塞于床底下的书被齐齐整整、分门别类置上书架。

时间进入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所在的企业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我们这些普通职工住上了单位分配的房子。虽然当初分到的房子面积不是很大,但总算可以改善我的读书环境。搬家那天,我心花怒放,买了一张书桌放在卧室里。

有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命运又给了我一份深厚的馈赠:1984年,当时已34岁的我,经单位推荐,参加成

人高考,260多人的初试选中录取前67人,我名列其中。正是有了这张书桌,我挑灯阅读,经过两年脱产带薪学习,终于拿到了大专文凭。这一切都要感谢生活的改善,感谢生命中有这样一份“读书改变人生”的经历。

时光荏苒,跨入21世纪后,改革开放使各方面事业取得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图书出版业同样日益繁荣,各大书店和图书馆的书籍种类繁多、琳琅满目。文人爱书,更渴望有好的读书氛围。2010年,我临退休,为安度晚年,我置换了一套

新房,房子总面积110多平方米。新家装修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宽敞舒适的书房,我还特地设计了一个整体书柜。偌大的写字台上笔墨纸砚一应俱全,还有墙上书画作品,更透出读书人的雅致。充足的阳光从宽大的南窗照进来,洒满了半个房间,沏一杯香茗,呷上一口,顿感心旷神怡。人沉浸在书中,感受特定的意境氛围,像与一位睿智的朋友作一席长谈。顿时全身心都弥漫愉悦和恬静。兴之所至,泼墨挥毫,写下自己的书法作品孤芳自赏,也算是一种自得其乐。

正是由于勤奋读书,用心写作,日积月累,迄今为止,我已在近百家报刊发表各类文章达数千篇。退休前,我还集结出版30余万字《无悔的选择——新时期工会工作随笔》一书。

坐拥书房,轻抚卷帙,感慨良多。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的难忘岁月,我的书籍由少到多,书架由单一变成群体,书桌、书房从无到有。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我国改革开放之路越走越宽广,老百姓的获得感越来越强,我这个读书人不就在其中沾光了吗?

难忘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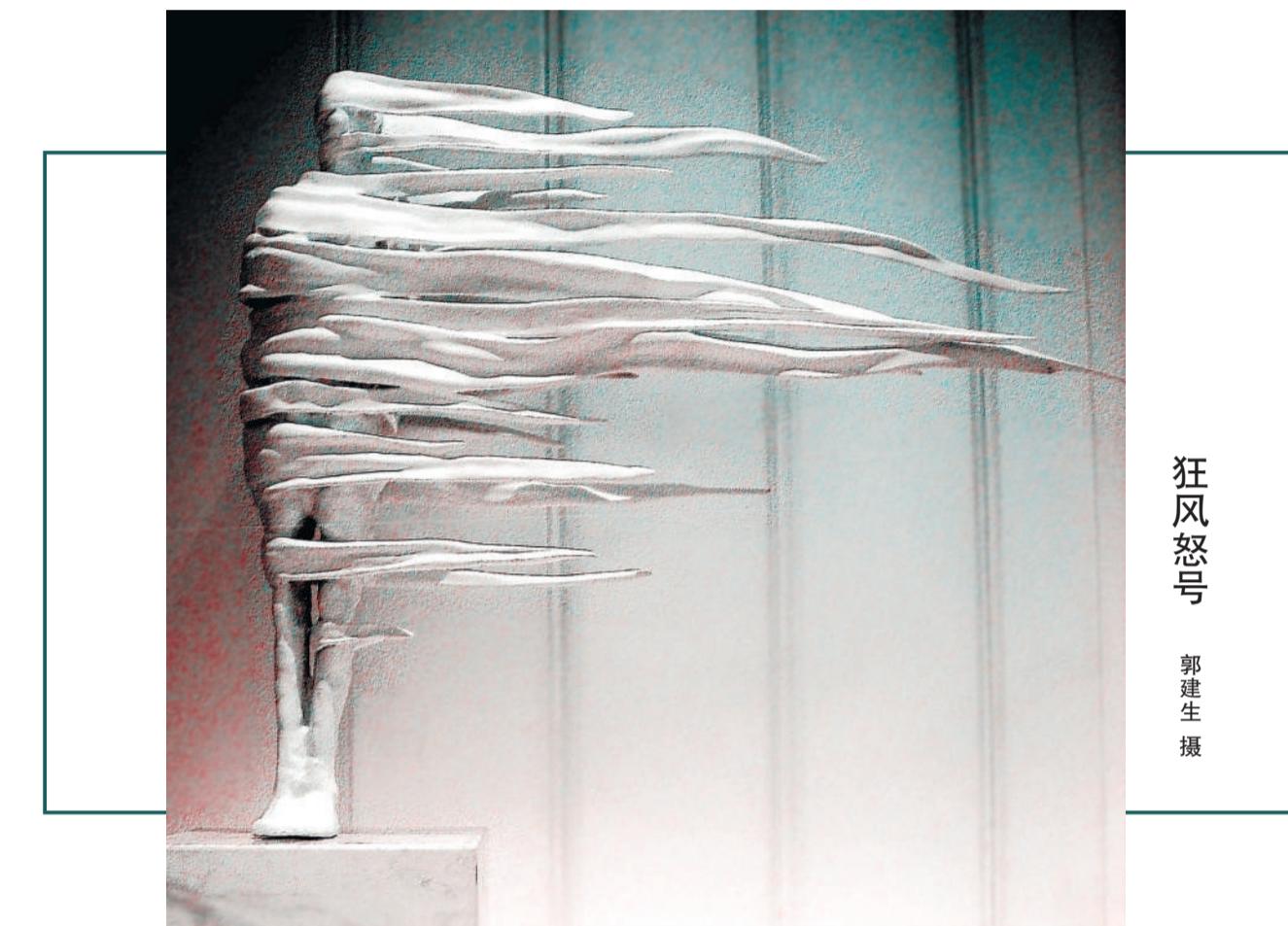
在戈壁滩 看海市蜃楼

○赵强

对海市蜃楼,人们从理论上并不陌生,但在日常生活中得以窥见这个大自然奇观的人却并不多。从小就对大自然各种现象好奇的我,也一直盼望着能有一天看到海市蜃楼奇观。无论是我爬到泰山顶上,还是九次来到这海市蜃楼的重要出现地——山东烟台附近的蓬莱,都一直无缘相见。

大约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季,我去甘肃兰州与敦煌开会,在从兰州到敦煌的路上汽车要走几天几夜。这其中最为难熬的要数在千里戈壁滩的行进当中了。且不说道路极为难走,就是路上的极端荒凉也令人心寒。只见脚下除了石子就是随处可见的裸露的土地,偶尔有些小草与树木也是歪歪斜斜地费力地挣扎着,似乎也感受到了生存的异常艰难。一路上几乎未曾看到什么野生动物。真是两眼都是灰茫茫。来到这里你才会感受到什么叫荒无人烟,什么叫凄凉。开始看见一望无际的戈壁还很新奇,觉得戈壁滩很是硬朗,代表着西部地区的辽阔无边。

无论是什么车子来到戈壁都没了脾气,因为根本跑不起来。我凭感觉也就是时速四十公里的样子。导游为了不让大家觉得无聊,又带头说起了笑话。因为正值炎热的8月,车子外面得有40℃。车子在颠簸中不紧不慢地行驶着,大家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昏昏沉沉地打着瞌睡。突然,车厢内不知谁喊了一声:“快看呢,海市蜃楼!”全车几十个人几乎都在同一时间猛然睁开双眼,向车外看去。可不是吗?在戈



狂风怒号

郭建生
摄

情景交融

小电珠的光芒

○朱敏江

小学三年级时,父亲将我从村小送到镇上读书,因此,每天上下学我总是形单影只的。四年级时,学校开设了夜自修,夜读回家便成了对我的考验。

那时,黑是乡村夜晚的主色调。集镇区还有星星点点的光亮,出了集镇,我便如扎入黑幕的离群之雁,被无边的黑暗所吞没。此时,父亲给我配的手电筒,就成了我夜读回家的唯一依靠。

开关前推,小电珠的光亮在电筒的聚合下,形成了一道不容小觑的光束,照亮前方的道路。沿着乡间小路,我往家的方向快步行走。

沿途的庄稼就像玩着川剧变脸,不再如白天那般亲切可人。玉米秆子如同面目狰狞的恶汉,番薯藤好似章鱼精的腕足,伸出路面上绊向我的小脚。这片长长的庄稼地,为这趟夜路涂抹上了浓浓的恐怖色彩。

也许是怕我一个人回家害怕,只要厂里不加班,又没有农事牵绊,父亲便会在庄稼地的起始处等我。每次当电筒光芒

中现出那张慈祥的脸时,我高高悬着的心才会重新得到安放。

有一次,夜自修放学后,我提上手电筒回家。轻轻推上开关,电筒却没有如约发出那道光芒,原来是小电珠的钨丝烧坏了。

借着集镇的光亮,我尚能依稀看清道路。一出集镇,黑魆魆的一张大幕从天而降迅速将我包围。我凭借着白天对路的记忆,本能地摸索着前进。凭感觉那块庄稼地应该快要到了,此时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怦怦”的心跳声化成了鼓槌敲击的声音,那“鼓声”在暗夜中无限放大。

我与黑夜进行着激烈的拉锯战,而我已经到了被击溃的临界点。此时,黑暗中传来了一声亲切的呼唤,这声音对我来说最熟悉不过了。父亲接过电筒,从兜里掏出一颗小电珠进行更换,旋即电筒重新发出强烈的光芒。

父亲怎么会知道我的电珠会烧坏,而带着新电珠更换呢?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接我的晚上,他都会揣一颗电珠在兜里,

以便急需时派上用场。

几年夜读生活下来,我的胆量也得到了锻炼。父亲在镇里的农机厂上班,有时厂里出货急,夜里也要加班。遇到父亲加班的夜晚,只要没有学习任务,我也会怀揣小电珠,打着手电去迎他。次数多了,地点也慢慢往前挪移,直至庄稼地的起始处。

黑幕不再狰狞可怕,此时它的黑显现出一种深沉的美。玉米秆子就像正待检阅的士兵,威武挺立。番薯伸着柔软的藤条,仿佛青衣甩出的水袖。蛐蛐的叫声,和着蛙鸣,奏响了一曲乡村演唱会,我被眼前的这一切所陶醉。

小电珠的光芒中,父亲大步流星地跨过来,而我则迫不及待地迎上前去。每一次,父亲都会伸出那双布满老茧的大手,搂着我一起踏上回家的路程。

虽然后来小电珠一次都没有派上用场,但不管是在父亲的衣兜,还是在我的衣兜,我仿佛都能感受到它发出的那束耀眼的光芒。这光芒异常明亮,异常温暖。

微型小说

办公室里的噼啪声

○陈甫

县级机关班子换届时,五十刚出头的老孔主动要求从文化局长的岗位上退下来,说是要争取点时间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组织上用其所长,安排他当了县政协文史委主任。

老孔很热心地做着委里的工作,像当局长时那样,提前上班、延迟下班,整天忙里忙外的,同事们都笑称老孔真有“一线意识”。文史委的活动安排得妥妥帖帖、有声有色,老孔自己动手撰写的不少信息、调研报告常常被省、市政协录用。县政协领导很满意,背后常说老孔真是个人才。

晚上和节假日,值班的同事也经常看到老孔居然也窝在办公室里,戴着老花镜端坐着,噼噼啪啪

翻着书,或者噼噼啪啪地打着字。看书和打字时,老孔一会儿默默流泪,一会儿哈哈大笑,一副神游象外、悲喜交加的样子。有人偶尔在晚上和节假日加个班,去老孔办公室串串门,他有时也是旁若无人,全然不知,看着有些傻傻的、怪怪的。时间长了,同事们都有点担心,老孔是不是脑子出了状况了?

有些话也传到领导的耳朵里了,政协副主席一次有意无意地踱到老孔的办公室里,东拉西扯地与老孔聊开了天。阮副主席是医生出身,曾是一位心理、精神方面的专家,当过县卫生局的局长,也是县民盟的主委。大家都说他能从不经意的谈话中找出蛛丝马迹,诊断一个人的精神状况。那次聊天后,阮副主席只说了一句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的话:“老孔的精神状况比我们都正常!”同事们听了后,嘴上虽没说什么,心里还是有些疙瘩。晚上和节假日,老孔照样在办公室里戴着老花镜,噼噼啪啪地翻着书,或者噼噼啪啪地打着字。

过了一两年时间,政协的收发室里陆陆续续收到了写着老孔名字的各式各样的厚厚的邮件,都是一些报刊、杂志社寄来的。有同事说老孔到底还是读书人,自费订阅了这么多“高大上”的报刊、杂志,看得出来么?

又过了一段时间,收发室收到了几个写着老孔名字的大包裹,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寄来的。同事们都好奇地嚷嚷着,要老孔当场打开

看看到底是什么宝贝,原来是一本本厚厚的新书。老孔淡淡地说,这是自己这几年利用业余时间写的,发表在各种报刊的小说、散文,出版社主动约稿便结集出了一本小书。随后,老孔毕恭毕敬地在这本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一一发给诸位,并请大家多多雅正。同事们急急地翻开书来看,一股好闻的油墨香便慢慢地弥散开来。

这是一本当年很畅销的书,有好几位爱好文学的同事早从书店买来读过了。他们原先都不知道这是老孔写的书,因为老孔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书,用的都是笔名;老孔自己也从没有提起过这些事。内行的人忽然想起来说,原来老孔收到的各式各样的邮件,都是刊登了他大作的样书(样报)啊!老孔的名气在县城一下子大了起来。

不久,老孔收到了一本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会员证,证书上清清楚楚地印着老孔的真姓实名。不过,同事们不知道的是,二十多年前,老孔还是“小孔”的时候已是省作协会员了,只是后来当了领导后就很少有时间写作了。

老孔请同事们吃了一顿大餐,满满的三大桌,说是写文章、出书得了一些稿费,与“四风”无关。酒量据说很大又几乎不喝酒的老孔这次喝高了,老孔是真的高兴。

此后的晚上和节假日里,老孔办公室里噼噼啪啪的翻书声和打字声响得更起劲了。

直击真相

大爷在路上 晕倒的 多个版本

○王珍

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在路上晕倒,几位有理性的好心人看见,立马打110。“有困难找民警”真的是一点都没错。110快速赶到,及时采取措施:先是打电话叫来120,再设法联系上老人的家属。

大爷到医院后,护士立刻为大爷上心电监测仪、接吸氧管、进行皮下埋针,医生为一直嚷嚷“心里难过”的大爷开出心脏彩超、24小时动态心电图,以及血液生化等单子。大爷的儿女快速赶到医院,他们见大爷面色红润、精神状态也相当不错,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大爷见了儿女,很有点雀跃的意思,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说:“躺着太难受了,医生,我好了,我要回家。”

医生说,你可是120送来急救的病人啊,还什么检查都没做,怎么可以回家呢?大爷的儿子对医生说:“其实我爸不久前刚刚做过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几乎所有的指标都是正常的。”但不管怎样,老人终究是120送来急救的,他也一直喊心脏难受。不查查总归是不放心的。”医生是好医生,非常负责。

于是,护工和儿子推着坐着老人的轮椅,像推着婴儿车那样,从这个科到那个科。老人一会儿说要尿尿,一会儿又说口渴,儿女们来来回回地忙进忙出侍候在大爷左右。终于,所有的化验单子都出来了,所有的指标还是正常的。老人也折腾得有点乏了,加上边上的急诊病人有呻吟的、叫痛的,这急诊室的环境真的没家里好。

老人非常烦躁也非常任性:“这种地方待下去,没病也要弄出毛病来的。”儿女们又奔来跑去地去办理出院手续。

医生问老人:“老爷子,你心脏难受了吗?”

老人笑眯眯地说:“儿女们都在我身边,我怎么可能难过?”然后,他凑近医生的耳边说:“看不到儿女,我心里才难过啊!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总是问有没有什么事情,然后就急匆匆地挂断了。110或者你们医生给他们一打电话,他们很快就来了……”

故事的结局是小说的版本。至于大爷晕倒后,围观人群的各种反应是这样描述的:有人说,我得先掂量一下自己卡里有多少钱;还有人说,我去扶的时候你们给我拍个视频替我留个证据。当然,有更多的人在第一时间向老人伸出援手。此时,正好有位实习护士路过,立刻进行很专业的施救……正能量满满的。

这是新闻版的格式。

而事实上,大爷和老伴长住大女儿家中,和女儿女婿朝夕相处。儿子儿媳更是每逢节假日休息日必定上门探望,平日里也是隔三岔五地电话问候。老人一旦有什么情况,他们会立马放下手头在忙的一切赶去老人身边,绝对以老人为重。

老人有时也是蛮任性的。那天女儿出门去办点事,出门前女婿还特意关照二老,如果他们有什么事的话,明后天他会开车送他们去办的。但没想到女儿前脚走出,老人后脚也跟着出去了。

恰逢那是个民间传说中的“桂花蒸”闷热天。大爷在大太阳下赶来赶去地转了好几辆公交车,加上他出门时又忘记带水,一路上也没有买瓶水喝,故而口干舌燥、胸闷气短,头晕目眩地去扶墙。路人甲乙丙丁见了,并没有传说中的怕碰瓷被讹,只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及时地给予帮助。

姐弟二人见父亲并没什么大碍,就接他回家。路上,姐姐有点内疚地对正在开车的弟弟说:“老爸虽说是住在我家,但每回一有事就找你,你像救火的消防兵,害得你都不能好好上班了。”弟弟很淡定地说:“我刚刚打电话去感谢那位替老爸叫救护车并及时通知我们的王警官,他说,不用谢,这是他应该做的。我是老爸的儿子,就更是应该做的啦。”

其实,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欧·亨利式结尾”。大爷绝对不是凄凉孤寂的空巢老人,儿女也绝非故事里的冷漠无情不孝子。这一点我可以用良心和人格作证,因为那晕倒的大爷就是我的亲爹!

这就是生活的原生态版本。